

书屋文丛

庄周著

齐人物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书 屋 文 丛

· 庄 周 著 ·

齐人物论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齐人物论/庄周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

ISBN 7-5321-2190-9

I. 齐… II. 庄… III. ①散文-文学评论-中国-当代

②小说-文学评论-中国-当代 IV. I206.7 1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7131 号

责任编辑:赵南荣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齐人物论

庄周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2 字数 123,000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册

ISBN 7-5321-2190-9/I·1769 定价:12.00元

序

周 实

庄周先生何许人也？自《齐人物论》刊出以来，《书屋》编辑部接到不少这样询问或试探的电话。我也总是这样回答：嗯——不好说，因为庄周先生不是一个人。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？也有穷追不舍的。我也总是顺着回答：是啊，几个人。对方听我这样回答，知道我是不肯说了，自然只好挂简作罢。

其实，并不是我故作什么神秘，而是庄周先生确实不是一个人，若是一一报上名去，不仅不会就此打住，而且会引起进一步追问：甲是哪里人？乙是哪里人？是否评论家？先前写过一些什么？而这些问题，虽不能说是不值一答，但若要认真回答，又确实没有什么趣味。

有趣味的是《齐人物论》。讲句实在话，我是很喜欢《齐人物论》的。它举重若轻，生动活泼，不虚饰，不回避，不媚俗，不以权威自居，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，只说自己想说的话。而且说得那么漂亮，那么独特。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，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。读到会心处常常会暗地里叫好，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。我认为，《齐人物论》不仅

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，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，《齐人物论》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。

个性化批评是《书屋》一贯提倡的。《书屋》创刊以来，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、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、批评角度的独立性，这也可能是《书屋》能够在众多书评类刊物中比较受到广大读者偏爱的重要原因。《书屋》上发表的诸多名文，不仅具有思想的前沿性和学理的精深度，而且大都具有文学的华彩和艺术的趣味。庄周先生正是兼具诸长的写家，尽管他们不是职业评论家。

个性化写作，已提倡有年——虽如《齐人物论》所论，实绩还颇有限。研究和评论作家、作品的个性化批评，至今也仍是空谷足音。八十年代，学界提出了“重写文学史”的要求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都经过了某种重写。这些重写过的文学史比原先的文学史大有进步，是有目共睹的。传统文学史，大抵注重文学的政治性；重写过的文学史，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。然而目前的文学史不论新旧，基本上都是教材。“重写文学史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重写文学史教材。而教材因其本身的特性，大抵不得不谨慎地呼应时代的共识，有时还不得不迁就时代的共同局限。也就是说，教材的作者大都注重观点的稳妥性和权威性。尤其是，教材不大可能追求观点的鲜明个性、思想的自由无羁和文体的新颖独特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今年上半年我向长期以来倾力支持《书屋》的庄周先生组稿，希望能够打散教材的体系性，摒弃教材的讲章气，对现当代文学作出独具风骨的个性化评论，不求权威和全面，只求成一家之言。于是就有了第一篇《齐人物论》。

首篇《齐人物论》在今年第六期《书屋》发表后,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,而且引起了知识界、文学界的瞩目。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的《齐人物论》的后续选题,初步商定为散文、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板块,并且把它当成一本完整的小型文学史来写。从第九期开始,《齐人物论》又陆续刊出,反响更为热烈,大量读者来电、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,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。许多读者还说,最新的《书屋》一到,第一件事就是读《齐人物论》。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。

我喜欢《齐人物论》,喜欢得将它视为己出,说得实在点,就像一个大师傅做了一桌菜,听说客人吃得好,有味道,心里那个高兴劲,真是无法说。

二〇〇〇年九月于长沙

目 录

序	周 实(1)
---------	--------

一 散文(上)	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散文(下)	(3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三 小说、戏剧	(5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四 诗歌	(104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五 余话	(143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	(177)
----------	-------

一 散文(上)

世纪临近结束,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,诸如给大师排座次、为小丑点白鼻之类,赏善罚恶,层出不穷,俨若最后审判。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,也颇为好事。然而众所周知,笔者宗师老聃,与儒门宗风不同,依吾师教诲: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。”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,不作盖棺之论,仅出游戏之笔。当世巨子,必有遗珠;跳梁小丑,偶或齿及。为避排座次之俗套,特以姓氏笔画为序。本拟凑满百数,然忽忽似有倦意,遂罔顾数之圆满,权当不齐之齐。呜呼!千载之后,无非枯骨,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?

巴金《随想录》

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，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。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“圣化情结”，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。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，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，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。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，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。巴金是可敬的，因为他是忏悔者。而且他知道，人必须忏悔，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。

丰子恺《作客者言》（《缘缘堂随笔集》）

至情至性、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，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、字字藏刀的笔墨，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，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。视角诡谲，笔法多变，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，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。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：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，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。人是独一无二的，文自然也难逢其俦，遂成空谷绝响。

王了一《关于胡子的问题》（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）

《代序》中说：“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，要多产就只好胡说。”指的是通例。先生是特例，所以做正经著作《古代汉语》

的王力颇为多产，写胡说散文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的王了一并不多产。学问家而文字清通、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。以产量较低之故，所以没有梁实秋《雅舍小品》影响大，但质量并不低。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“胡说”文章，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。

王小波《思维的乐趣》（《我的精神家园》）

知青王小波“文革”之后游学西方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，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，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。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杰出批判者，不遗余力地鼓吹有趣。在这篇代表作中，他以大无畏的胆识，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“军代表”和道德教师。

王朔《我看金庸》（《无知者无畏》）

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，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，怎么想就怎么说——如果这指的是内容，几乎相当于巴金提倡的“说真话”，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。结果就成了这样，他吃进去的是什麼，屙出来的也是什麼。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！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，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。不幸的是，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。正如他承认的，他是个无知者。

王蒙《作家是用笔思想的》(《读书》1990年第1期)

王蒙聪明过人,素以机智闻。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,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,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,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。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,但也正因为与纯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,不存非份之想,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,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: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,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。

韦君宜《编辑的忏悔》(《思痛录》第十四章)

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,韦君宜是《金光大道》等“文革”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、经手出版者,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《思痛录》,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,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。在《编辑的忏悔》中,韦君宜承认,作为编辑,她长期从事的工作,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。

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(《好运设计》)

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,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,至少,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。语言素养很高,有一种特殊的“笔墨博学”,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,驾轻就熟。当

然,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,既纯粹又老练,既世故又无邪,既锐利又开通。

龙应台《小城思索》(《啊,上海男人》)

台湾龙应台女士,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。然而生气有余沉稳不足,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,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。虽得一时大名,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。此篇或因篇名有“思索”之故,略添沉著之气,故聊备一格。

刘小枫《记恋冬妮娅》(《重读大师》)

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。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。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时代对他的冷落,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。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,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。《记恋冬妮娅》表明,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,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。

李南央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》(《天火——〈书屋〉佳作精选》)

也许她一辈子只有这一篇文章留世,就像她一辈子只能有这样一位母亲一样。但这也够了,李南央的“母亲”让人大长见识,大开眼界,也大感沉痛,妙的是作者的笔墨具有可贵的“良史”特质,据实道来,裁剪工细,那是厚积薄发,一气呵

成的文字信物。以大爱写真情,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。

李敖《由一丝不挂说起》(《独白下的传统》)

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,肤浅之辈大多腾器猖狂。李敖博学直追锺书,狂癫不让梦露,真言与呓语齐唾,风雅与风泼共舞,若仅以此标准相衡,自视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,倒也并不唐突,何况锺书不屑与他论列,梦露的两只“大奶奶”又摇向别处去了。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,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,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,自弹自唱。他的可敬在此,可悲亦在此。

李辉《沧桑看云》(《收获》杂志)

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,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。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。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,让他们吐苦水,发牢骚,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,甚至美化成受难者或圣徒。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,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,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。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,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,李辉的立足之处,正是他的陷落之处。

朱大可《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》(《十作家批判书》)

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“流氓加才子”型作家。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,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。有人正名说,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,这我绝对相信,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。他们毕竟都是才子,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。但正如鲁迅所说,京派痞子近官,海派流氓近商。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,朱大可靠着书商控诉余秋雨。

朱光潜《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》

(《朱光潜美学文集》第一卷《谈美》)

作为美学家,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,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,他的《谈美》和《谈美书简》,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,而尤以《谈美》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,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“慢慢走,欣赏啊”,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。

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(《中学语文教材》)

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,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,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。结构呆板,情感暧昧,联想不出香草美人,比喻无不家常庸劣。作者年未

屈而立，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，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：乍别妻儿，方沿荷塘，满心满眼却尽是“亭亭的舞女的裙”、“刚出浴的美人”；青雾成“牛乳”，叶子见“风致”，杨柳含“风姿”，“于是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”，恶俗之气，弥漫荷塘。

朱学勤《思想史上的失踪者》（《书斋里的革命》）

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，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，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“地气”有关。这篇《思想史上的失踪者》，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，还原文章本身，却与作者念兹在兹、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，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，是可以用品沃肥美形容的。它表明，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，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，并由此走向独特、强健和成熟。

朱健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》（《逍遥读〈红楼〉》）

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，得楚骚风云，搦管为文，自是惚兮恍兮，恣肆汪洋，才子丽色，不逊佳人。虽然，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，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，视如缺陷固可，视如特长亦无可，前人不云“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”？所谓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》，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，照暗了被评者一人，而明暗之间，倏忽万变，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。

老舍《我的母亲》(《老舍散文精编》)

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,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,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。差距就那么大。这和创作态度有关,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。这篇《我的母亲》,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,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,遂稍可读,稍可感。末句云:“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,临死还吃的是粗粮。唉!还说什么呢?心痛!心痛!”

江小燕《致余开伟先生》(《天火——〈书屋〉佳作精选》)

平常之心,平常道来,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,以及对一切权势、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。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的故事,动人心魄,感人至深,可以愧杀多少“文革”期间的昂藏须眉。她提醒我们,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,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。

陈丹燕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

陈丹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移花接木,结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产生了阅读期待。风花雪月本属华夏文化之精华,它可以存在于任何中国内地城市,却独独不会出现在上海,现在居然被发掘出来了,上海的附庸风雅者当然要争相阅读。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代表,急于追慕西化的内地人当然把上海的伪巴黎风情看作风花雪月,于

是内地的附庸风雅者也争相阅读。把这本书题为《上海的附庸风雅》显然更恰当,但那样一来,就没什么人会读它了。没有误读,就不会有畅销书。

陈村《意淫的哀伤》(《天火——〈书屋〉佳作精选》)

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,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,写作沦入流水线作业。然而在这篇实属罕见的优秀散文中,他在固有的机智和俏皮之外,融入了一种深沉的人性哀痛。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两个极端的艺术典型中,他深刻洞见了性与爱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沈从文《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》(《湘行散记》)

沈从文的散文,像他的小说一样浸透了湘西的风情。沈从文是湘西之子,更是大地之子。正如湘西离不开沅水、澧水,沈从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说那样,氤氲着湿润的水气。这篇散文,正是最典型的沈记散文,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间离于时代主题、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温润情怀。

何清涟《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》

(《天火——〈书屋〉佳作精选》)

何清涟有一种在野的人世激情,这既是她令一部分庙堂先生不快的原因,也是她在民间赢得广泛喝彩的原因。她的